

# 富春山水长卷

胡竹峰

船轻轻离岸，斜斜向江心驶去。桌子上有橘子、青枣、云片糕，一杯雪水云绿茶。桐庐郡多山，春山半是茶，无端觉得眼前山中遍地茶园。有一年3月来富春江，阳光下，隔水仿佛能听见茶树发芽生长的声音。眼前景象似曾相识，是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。

本为江南贫寒人家的陆坚继续到温州黄氏，街坊都说黄公望子久矣，于是改名黄公望，字子久。黄氏专门请人教其诗词歌赋笔墨丹青。

成年后，黄公望终日奔波郡郡道上，偶然与赵孟頫相识，得到些起家道法。多年经营，不过区区小吏，却因上司“贪刻用事”引发民乱，黄公望被牵连入狱。出狱后，功名心淡了，隐逸气多了，索性躲进山水自然，躲进笔墨丹青。

那时候黄公望喜欢在荒山乱石丛中闲逛，意态忽忽，人不知其所作所为。又经常入海处，看激流轰浪，风雨骤至亦不归也。兴致大好时，月夜下乘一叶孤舟，出门绕山而行，船尾以长绳系一串酒瓶，且饮且行，趁醉而行。有一次牵绳取瓶，绳断而酒瓶早已坠入水中，黄公望不禁拊掌大笑，声震山谷，岸边有人看见了以为天神下凡。隐居虞山时，月色皎然，黄公望最好携酒坐湖边桥头独饮，且饮且吟，日积月累，桥边酒瓶成堆，过路人见了，每每咋舌惊讶。后来他又在松江、杭州等地卖卜为生。步入老境后，身心都归于富春山水，不离不弃，独得安宁。

晚年最好静，相交方外人。八十岁时，应“无用师”郑樵之邀，黄公望起意作《富春山居图》，历时多年方成长卷，其中多少人情，多少心血。明代成化年间，图卷传至沈周手里，其故人之子心生歹念，将图偷偷卖掉。沈周捶胸顿足大哭，念念不忘，硬是凭着记忆，意临一幅安慰失落之心。几度辗转，多少

年，《富春山居图》如石沉大海，再也看不见踪迹。万历时，董其昌购得此图，转手给了别人。清代顺治年间，此画传到吴门吴洪裕手里，吴家建“富春轩”珍藏《富春山居图》，赏画时，只身室内，门窗紧闭。吴洪裕痴迷太深，临死前想携得宝物殉葬，将《富春山居图》投入火盆，方才闭目而逝。其侄吴子文慌忙抢出画卷，祝融无情，长卷断为两截，分离成《剩山图》和《无用师卷》。早有天机也是天意，幸亏先前有沈周的临本，竟意外保存了黄公望原图全貌之大概。

近百年后，《无用师卷》入得乾隆手中，《剩山图》则在民间蛰伏两百多个春秋，民国时期方才露面。

十年前的那个雨天，我在江南，看《剩山图》。一座顶天立地的浑厚大山，左侧斜坡缓缓，林木错落，点缀数处茅庐，不见人影。此后有幸几回亲睹真迹，看得人心情跌宕又跌宕。有人说可怜半卷，因为是半卷，读来心头怅惘，如此神物隔海遥望那一卷《无用师卷》。《无用师卷》我也见过真迹，入眼浩荡。画卷像一片阴郁的云，从东边到西山，在天际蜿蜒着，奔跃着，腾挪着，安静着，舒卷着……

来桐庐多次，来富春江多次。一次次富春山居，是赴一场山水的邀约，是赴一场文学邀约，也是奔赴一场丹青邀约，亲近真实不虚的《富春山居图》。看《千里江山图》，看的是金碧辉煌；看《富春山居图》，看的是萧瑟淡漠。王希孟精力弥漫，生气勃勃——宋人笔下的山水当然好，典雅、富贵、齐整、细腻、斯文……黄公望站在宋画气韵里，贯通古今，融会自我，于是笔下的山多了私语，水多了纯净，云多了层次，树多了生气，人多了潇洒。

潇洒桐庐郡，除了春山半是茶，还有山霭、竹泉、画楼、清潭、钓台……范仲淹《潇洒桐庐郡十绝》，都被黄公望画进纸本。顽山、拙山、丑山、怪山、灵山、巧山、秀山、奇山，顽水、拙水、丑水、怪水、灵水、巧水、秀水、

奇水，妥妥氤氲在白纸墨色里，时间过去，白而苍茫，墨色清新。每每面对着原作，几百年前的灵气犹在，神气活现，四周顿时安静了。俯下身，仿佛和当年作画人影重叠。

《富春山居图》原画长近三丈，焚烧之后，剩两丈有余。一幅长卷，几十节山水故事。《剩山图》上浑厚大山顶天立地，白雾迷蒙，峰峦浑圆。山脉徐徐转折，可惜进入《无用师卷》时，烧掉一截。从沈周的意临之作里可知大概，还是树木、土坡、房屋以及层峦环抱的山野人家。

进入《无用师卷》，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。几户人家依山傍水，山不高而秀，树木掩映，村落宁静。走过柳树、走过古松，枝叶到底有些萧瑟了，山体兀自雄浑。自此行行复行行，山水迥异，烟树仿佛。一直走到江湾处，至此江面开阔，唯有江水，唯有云雾，然后空蒙蒙化作纸色的苍茫。

那些山，各自面目各有韵味，有的鸣凤在竹，有的虎踞熊蹲，有的豹隐南山，有的倒碗覆盂，有的银蛇绕树，有的黑龙奔腾……那些水，各自面目各有韵味，一时洪波涌起，一时波澜不惊，一时水天相接，一时盈盈一掬，一时浩浩荡荡……

山水坚贞，有所不从；山水挺拔，有所不屈；山水宁静，有所不言；山水高妙，有所不与；山水飘逸，有所不争；山水淡远，有所不为；山水磊落，有所不图；山水光明，有所不屑；山水仁厚，有所不让；山水快意，有所不藏；山水自在，有所不羁。师法山水，不如山水为伴；山水为伴，暂借山水自我，于是笔下的山多了私语，水多了纯净，云多了层次，树多了生气，人多了潇洒。

银鞍骏马江南梦，冷雨枯枝满院风；

纵笔凌云尤骀荡，富春山隐八旬翁。

走过《剩山图》的高峰巨壑，踏入

## 读书有味

从2018年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出版至今，我参加过大大小小数十场读书会。在这些读书会的现场，无一例外地会有读者问：你是如何成为一个“作家”的？

我能理解提问者的好奇，因为我是个专业“混”菜市场十七年的小贩。当“作家”二字无巧不巧地糅合在我的身上，产生了两种效果。一种是感叹：哇！菜市场卖百货的三道贩子竟然出书了！一种是猜疑：噢？菜市场卖小百货的人还能出书？

说实话，“作家”的头衔于我这样随意地“混”在菜市场的人而言，并无太大意义。做小贩的收益支撑了我的生活，写文章的愉悦丰富了我的闲暇时光，二者的作用互为补充。我能用相对顺畅的文字记录身边平凡人的故事，还是源于儿时一些无意间堆积起来的阅读基础。

我的阅读始于童年。在江苏蔡家庄村，我的养父开了一间磨坊，磨坊里请了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帮工，我叫他“石大大”。为了方便石大大休息，我爷爷把原先堆放杂物的西厢房腾了出来，给石大大搭了一张简易床。石大大个子不高，斯斯文文，蓝大褂子的口袋里常常揣着一本书。

厢房没有门，小孩子能随便进出，摆在枕头边的书很容易就落入了我的眼帘。记不清是哪一天拿到的第一本书，哪一本书，反正尝到了阅读的乐趣后，我就一头扎了进去。石大大的书不定期更换，有《故事会》《今古传奇》，也有《红楼梦》《聊斋志异》《七剑下天山》《天龙八部》……新新旧旧，五花八门。

上世纪80年代的苏中农村，小学生之间流行的多是小人书，我能连续不断地读到期刊和厚墩墩的小说，全托石大大的福。十一二岁的我，差不多读四五年级吧，结构稍微复杂的字都不认识，懒得查字典，就生吞活剥地往前读。傍晚，从学校放学，匆匆忙忙写完作业，立刻去石大大的床头翻找书，骑在门楣上，一直看到奶奶起油灯。星期天，大人们下地干活去了，院子门静悄悄的。狗趴在墙边懒懒地打着瞌睡，我捧着一本书在门前的水杉树下，一坐半天。阳光穿过水杉树叶细密的缝隙，掉在我的脚下，麻雀在我的头顶叽喳喳。偶尔抬起头，蓝蓝的天上，云朵白白胖胖。世界又明亮又美丽，又温暖又动人。

职高毕业后，我嫁到浙东山区。结婚时一切从简，房间里的桌子柜子早被婆家人用得旧旧的。其中一只镶了厚玻璃的书柜里存放了几十本书，也是旧的，有《青年文摘》，有古龙的武侠小说，还有裁剪和农业方面的工具书。当时的我，初来异乡，迷茫且不安，那套年代悠久的《青年文

摘》居然成了我的床头书。丈夫在市区上班，一星期回来一次，我与公公婆婆住一个屋檐下。吃了晚饭，我默默钻进房间里，追两集电视连续剧后，再拧亮台灯，在昏黄的灯光下看一会儿《青年文摘》。关了灯，房间空荡荡的，我的呼吸清晰可闻。天亮了，我骑车穿过窄窄的弄堂去街上。后来，我在菜市场小区租了一间月租四百元的门面房，卖日用杂货。

白天结束，黑夜续上。远离父母亲人的日子如同《青年文摘》泛黄的页面，一天，一天，平平展展地摊开了。

2005年，我的儿子出生。再一年后，一个初夏的凌晨，我把因怀孕而关张的杂货店里的几大箱子积压物品整理归拢，拉到小镇菜市场边的马路牙子上甩卖。往后四年，我的生活乏善可陈，一年到头只干两件事：上午摆摊卖货，下午带孩子。

我的写作（姑且叫写作吧）和我的阅读一样，是摸打滚撞，经不起推敲。孩子送进了幼儿园，午后的时间正好空出来了，我正好买了台两千六百元的组装机电脑，申请了个新QQ号。这“正好”莫名其妙地促成了我在网络世界的信笔涂鸦。

当时写了些什么呢？都是些没头没脑的句子、段落、二三百字的短文，花啊，树啊，风啊，雨啊，云啊，月啊，天啊，地啊，怎么矫情怎么来，又浓酸文假醋的把式。

那样的文字有水平吗？有意义吗？肯定没水平，但有意思！因为我发现写东西的过程中，那些长久徘徊在心头的烦恼与辛酸都烟消云散了。我不难过，不痛苦，不抑郁了。

我不紧不慢地写了好几年，篇幅越写越长，从自己的童年往事、日常见闻写起，菜市场人来人往，有些也成了我笔下的主人公。除了几个外地的网友，没有人知道我在写东西。我像只呆头呆脑的土拨鼠，在老宅那一点点属于自己的角落，葱葱翠翠地打着洞。

我正式的阅读应该开始在2017年。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出版前，一位姓谢的老师约见我。他肯定了我文字的同时，也要求我展开针对性的阅读。汪曾祺和李娟的散文集是他首批的推荐。谢老师宽厚真诚，对后辈不吝关爱，多有提携。直到现在，他只要觉得哪一本书适合我读，就会通过微信告知我。

说实在的，我从无文学野心，三本散文集的出版都不在我的计划中。人在他乡，无所依靠，需要某种精神支撑，鼓舞自己，把自己填满。否则，怎么站得住、挺得直。写作于我，是出口，是陪伴。我在文字中仰望苍穹，感受时空无限的延伸。

# 在文字中仰望苍穹

陈慧

居然成了我的床头书。丈夫在市区上班，一星期回来一次，我与公公婆婆住一个屋檐下。吃了晚饭，我默默钻进房间里，追两集电视连续剧后，再拧亮台灯，在昏黄的灯光下看一会儿《青年文摘》。关了灯，房间空荡荡的，我的呼吸清晰可闻。天亮了，我骑车穿过窄窄的弄堂去街上。后来，我在菜市场小区租了一间月租四百元的门面房，卖日用杂货。

白天结束，黑夜续上。远离父母亲人的日子如同《青年文摘》泛黄的页面，一天，一天，平平展展地摊开了。

2005年，我的儿子出生。再一年后，一个初夏的凌晨，我把因怀孕而关张的杂货店里的几大箱子积压物品整理归拢，拉到小镇菜市场边的马路牙子上甩卖。往后四年，我的生活乏善可陈，一年到头只干两件事：上午摆摊卖货，下午带孩子。

我的写作（姑且叫写作吧）和我的阅读一样，是摸打滚撞，经不起推敲。孩子送进了幼儿园，午后的时间正好空出来了，我正好买了台两千六百元的组装机电脑，申请了个新QQ号。这“正好”莫名其妙地促成了我在网络世界的信笔涂鸦。

当时写了些什么呢？都是些没头没脑的句子、段落、二三百字的短文，花啊，树啊，风啊，雨啊，云啊，月啊，天啊，地啊，怎么矫情怎么来，又浓酸文假醋的把式。

那样的文字有水平吗？有意义吗？肯定没水平，但有意思！因为我发现写东西的过程中，那些长久徘徊在心头的烦恼与辛酸都烟消云散了。我不难过，不痛苦，不抑郁了。

我不紧不慢地写了好几年，篇幅越写越长，从自己的童年往事、日常见闻写起，菜市场人来人往，有些也成了我笔下的主人公。除了几个外地的网友，没有人知道我在写东西。我像只呆头呆脑的土拨鼠，在老宅那一点点属于自己的角落，葱葱翠翠地打着洞。

我正式的阅读应该开始在2017年。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出版前，一位姓谢的老师约见我。他肯定了我文字的同时，也要求我展开针对性的阅读。汪曾祺和李娟的散文集是他首批的推荐。谢老师宽厚真诚，对后辈不吝关爱，多有提携。直到现在，他只要觉得哪一本书适合我读，就会通过微信告知我。

说实在的，我从无文学野心，三本散文集的出版都不在我的计划中。人在他乡，无所依靠，需要某种精神支撑，鼓舞自己，把自己填满。否则，怎么站得住、挺得直。写作于我，是出口，是陪伴。我在文字中仰望苍穹，感受时空无限的延伸。

高跷表演队所行进的街道，是各村镇的形象窗口。为了迎接高跷表演队，村里会组织大家提前上街打扫卫生。大人孩子们都很重视，把街道清扫得干干净净，让高跷表演队走得安全又畅快。

记得小时候，高跷扮演的人物大多是拿着长长烟袋锅的媒婆，或者是东摇西晃的傻公子一类丑角。现在，人们欣赏水平提高了，高跷扮演的角色有传统戏曲、民间故事里的人物形象，如《西游记》里的唐僧、孙悟空、猪八戒，《三国演义》里的刘备、关羽、张飞，还有《八仙过海》里的吕洞宾、何仙姑等。随着乡村振兴带来的家乡巨变，一批具有时代气息的身边事、身边人，如让人佩服的生产能手、养殖大王、直播网红等，也加入高跷表演中，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好日子的滋润和热乎。

就这样，一路吹吹打打，一路花枝招展，高跷踩街就像是新年的欢乐使者，走到哪里，都会带来浓郁的年味儿，汇聚着欢声笑语。

德令哈，一座遥远的戈壁新城。它地处青藏高原交通要津，不仅是历史上著名的南丝绸之路主要驿站，更是柴达木盆地生态绿洲农牧业的一颗璀璨明珠。

到了德令哈，一定得去柏树山看看，那儿山势嶙峋，危崖林立。除了被称为国宝植物的青海云杉，举目还可见百年以上树龄的祁连圆柏。翡翠古柏，沿着连绵不绝的山脊线往巅峰生长，又在高寒地带裸露的坚实花岗岩缝中扎根，塑造出千姿百态的大地盆景样风光。山间溪流淙淙，山中有藏野驴、野牦牛、马鹿、林麝、棕熊、旱獭等，大多为青藏高原特有的野生动物。最近几年，原本只在海拔四五千米雪线活动的雪豹，也不时现身两三千米的柏树山麓。

除了看山，还要看水。巴音河，这条纵贯市区的内陆河流，宛如一条蓝色的绸带，在戈壁之中蜿蜒流淌。它源自祁连山脉，全长三百多公里，最终注入格涅湖。夜晚，当华灯初上，可凭栏欣赏巴音河畔的旖旎风光。诗人赞誉它为“诗歌汨汨的河流”，它那清澈亮丽的水面倒映着星空和城市的灯火辉煌，好似一幅流动的画卷。

河水潺潺，如细语轻吟；湖水宁静，如明镜涵虚。在德令哈西部的怀头他拉草原上，可鲁克湖与托素湖，合称“两湖”，一小一大，一淡一咸，相映成趣。两湖如同两面明镜，镶嵌于茫茫草原和浩瀚戈壁之间，青藏铁路恰好从两湖之间穿过。

可鲁克湖水草鲜嫩繁茂，众多珍禽在此筑巢栖居。四十年前，可鲁克湖畔的人们尝试饲养鲤、鲫、鲢、鳙、青、鲈等鱼，然而规模难成。直至二十年前，水域环境得到改善，养殖技术亦有所进步，中华鲟蟹遂于此安家，填补了我国在高寒戈壁地区人工养蟹的空白。如今，此蟹膏肥肉美，

已成当地特产。

托素湖则是另一番景象。这是一个内陆咸水湖，与可鲁克湖距离非常近。除了河道入湖处有稀疏的芦苇和少量的浮游生物外，湖岸几乎没有水草，只零星生长着一些耐旱植物。

然而，在托素湖东的白公山下，有三个自东向西并列的洞穴引人注目。洞口附近有十几根粗细不一的铁管插入山体沙石内部，有的竟然长达百米。这些铁管的存在是一个谜团，专家们推测它们已经存在了很久。这不禁让人展开想象的翅膀：远古时代，人们是用何种智慧，将这些铁管插入山体的呢？

再向前走，距城区十几公里，有个柯鲁柯镇。柯鲁柯镇原本是德令哈农场场部。德令哈农场是新中国成立后青海省国有农场之一，曾被誉为“柴达木的粮仓”，创造了小麦、洋芋、青稞、油菜的高产奇迹。当年，农垦大军来到这里，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垦荒种地、建设家园的壮举。

快速发展的经济让城市变得更有力量，但如果没有诗歌来抒情表意，我们对美好事物的感知可能还不太细致。德令哈人爱诗，诗歌景致遍地开花，不仅有古代诗歌文化长廊，也有诗歌主题公园、诗歌广场和街头诗墙。德令哈以进校园、进机关、进企业、进军营、进社区、进家庭、进景区的“诗歌七进”为载体，浓厚的诗歌氛围氤氲全城。

现在的德令哈，早已不是“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”，而是高楼林立，城区道路宽敞，有雄伟的体育场和各类文艺活动场馆，戈壁新城的风貌映入眼帘。当夜幕降临，听街头传来的阵阵歌声，然后循着烟火味走进夜市，蓦然发觉，这不就是我们追寻的放飞心灵的地方吗？

## 杂记



梯》，作者黄宾虹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## 大地

出真功夫。

街巷里，随时随地都是检验表演的舞台。若是遇到同行，高跷队的演出便会进入高潮。为了比拼各自的绝技，各村镇的表演队便纷纷亮出自家的高招：有的“单脚跳”“劈叉”“过障碍”，有的从三四米高桌上一跃而下，有的叠起三层人……

进入村镇街道的高跷表演队列，一

高跷走村踩街，锣鼓阵阵，唢呐声声，高跷点地，花脸嬉闹……这样的节庆活动，大人小孩都争着参与。但表演队伍有人数限制，村镇里负责组织演出的是德高望重的老把头，他挑选演员的眼光犀利而独到。一般人入不了老把头的法眼，说破了天也不成——村镇与村镇之间演出效果的比拼，那是代表着

高跷走村踩街，锣鼓阵阵，唢呐声声，高跷点地，花脸嬉闹……这样的节庆活动，大人小孩都争着参与。但表演队伍有人数限制，村镇里负责组织演出的是德高望重的老把头，他挑选演员的眼光犀利而独到。一般人入不了老把头的法眼，说破了天也不成——村镇与村镇之间演出效果的比拼，那是代表着

高跷走村踩街，锣鼓阵阵，唢呐声声，高跷点地，花脸嬉闹……这样的节庆活动，大人小孩都争着参与。但表演队伍有人数限制，村镇里负责组织演出的是德高望重的老把头，他挑选演员的眼光犀利而独到。一般人入不了老把头的法眼，说破了天也不成——村镇与村镇之间演出效果的比拼，那是代表着

高跷走村踩街，锣鼓阵阵，唢呐声声，高跷点地，花脸嬉闹……这样的节庆活动，大人小孩都争着参与。但表演队伍有人数限制，村镇里负责组织演出的是德高望重的老把头，他挑选演员的眼光犀利而独到。一般人入不了老把头的法眼，说破了天也不成——村镇与村镇之间演出效果的比拼，那是代表着

高跷走村踩街，锣鼓阵阵，唢呐声声，高跷点地，花脸嬉闹……这样的节庆活动，大人小孩都争着参与。但表演队伍有人数限制，村镇里负责组织演出的是德高望重的老把头，他挑选演员的眼光犀利而独到。一般人入不了老把头的法眼，说破了天也不成——村镇与村镇之间演出效果的比拼，那是代表着

高跷走村踩街，锣鼓阵阵，唢呐声声，高跷点地，花脸嬉闹……这样的节庆活动，大人小孩都争着参与。但表演队伍有人数限制，村镇里负责组织演出的是德高望重的老把头，他挑选演员的眼光犀利而独到。一般人入不了老把头的法眼，说破了天也不成——村镇与村镇之间演出效果的比拼，那是代表着

高跷走村踩街，锣鼓阵阵，唢呐声声，高跷点地，花脸嬉闹……这样的节庆活动，大人小孩都争着参与。但表演队伍有人数限制，村镇里负责组织演出的是德高望重的老把头，他挑选演员的眼光犀利而独到。一般人入不了老把头的法眼，说破了天也不成——村镇与村镇之间演出效果的比拼，那是代表着

高跷走村踩街，锣鼓阵阵，唢呐声声，高跷点地，花脸嬉闹……这样的节庆活动，大人小孩都争着参与。但表演队伍有人数限制，村镇里负责组织演出的是德高望重的老把头，他挑选演员的眼光犀利而独到。一般人入不了老把头的法眼，说破了天也不成——村镇与村镇之间演出效果的比拼，那是代表着